

丹東之死

丹
東
之
死

譯序

1

我現在把新俄A·託爾斯泰的一篇關於法國大革命劇本介紹給讀者。倘使讀了我的法國大革命的故事（見附錄）再讀託爾斯泰的劇本，那麼對於法國大革命便可以有一個明白的概念。這劇本有一個長處，是作者對於他的人物有深的了解，他所寫的人物都頗能代表本人的性格。作者並沒有某一些歷史家（如馬德楞）所有的偏見。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中間大部分都是極勇敢，極高尚，極誠懇的人，他們之所以犯錯誤，都是出於誠意，就是說他們相信這種錯誤的行爲是正當的，可以拯救祖國，所以大家都甘願爲自己的主張和行爲登斷頭臺而不悔，就在臨死的一瞬間他們還相信「共和國萬歲」！W·布洛斯說得好：「在這革命的可怕的鬭爭中表現着勇氣，熱忱，犧牲，崇高精神，無我之心，視死如歸和人類愛等等美德，我們簡直不能用言語形容我們的

讚美之感情。然而此等美德是一切從事圖爭的黨派所共有的。託爾斯泰也知道這一點。因此他能夠把當時的圖爭表現得適如其分。他捉住了那時代的精神，同時還利用俄國革命的經驗。他的劇本確實是一本成功的作品，可以與羅曼·羅蘭的三幕劇丹東並列，同為民衆劇中的不朽傑作。①

一九三一年 月 巴 金

① 自然歷史劇不必完全與正史符合。

原序

本劇是這樣地寫成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莫斯科科爾西大戲院的薩姆索諾夫（Самсонов）的三十六幕的浪漫的悲劇丹東之死改編，以備排演。最初我打算根據原劇中已有的材料編成一本易於排演的，而且帶着現代精神的劇本。然而做這工作是喫力不討好的。畢黑納的原劇裏並沒有充分的材料。我已經寫到第三幕了，卻不得不丟開畢黑納，自己去找尋歷史的材料，而且參以我自身在俄國革命中的印象與經歷。一九二三年正月我又把本劇重新改作一次，極力去掉我從畢黑納的原劇借來的一切。我就把本劇以這最後的形式獻給讀者諸君。

——A. N. Tolstoj

丹
東
之
死

人 物

丹東 三十五歲，山嶽黨的指導者，司法總長，公安委員會委員，法國國防的主倡者，恐怖之組織者。他所參加的一

七九二年九月的屠殺是共和國的一個永久的血的傷痕，又是死刑制度之開端。法國革命的偉大實行家和偉大理想都被淹沒在這血泊之中。本劇中的丹東已經離開了指導的地位。

他以前不久才和十六歲的魯易絲結了婚，而且請牧師舉行婚禮。（這牧師不會宣誓爲共和國效力，所以依着丹東的法令是應該處死的。）丹東和他的年青妻子住在色弗爾。

羅伯斯比爾 三十六歲，公安委員會委員。雅各賓黨的指導者。他是熱情的，又是冷酷的，深思的人，他有不屈不

撓的意志，又有清廉的道德；他聰明，謹慎，卻又是殘酷無情。法國之得以制止混亂狀態，大半靠着他的力量。他的對於正義，峻嚴的幸福與道德之理想差不多達到了法國革命之形而上的高峯。

加米·德木南 三十四歲，國約議會議員，熱情的愛國者，新聞記者，空想家。

聖芮斯特 二十七歲，羅伯斯比爾的門徒，帶哲學的辭性，是一個空想的青年。非常美麗，舉止帶女性，卻又十分

殘酷軍隊中的代表，公安委員會委員。

哥洛·德爾布瓦

公安委員會委員。前優伶。為人殘酷，卑鄙，失德。

福基葉·德丹維爾

檢察官，靠了加米的提拔才得到這個位置。年老，聰明，亂暴。

埃爾曼

革命裁判所的庭長。（革命裁判所是丹東與吉隆特黨作政爭時設立的。）

埃羅·德·色席爾

三十四歲。

費里波

三十八歲。

國約議會議員，丹東的友人。

拉瓦克

四十歲。

勒釀得爾

雅各賓黨員。

西孟

中年人，工匠。戴着綢結的帽子，穿着寬大的破褲子。因為喝酒喝得太多，臉上成了紫色。愛國者。

魯易絲

十六歲，丹東之妻。

呂西

二十二歲，加米之妻。（譯者按呂西在她的丈夫被害的那一天要求羣衆援救他，因而被捕。後與埃伯爾之妻同被斬首。在斷頭臺上她還安慰那哭着的埃伯爾之妻。）

安娜

西孟之妻。

瑪麗

從前的女貴族，如今是脫斯賭場的主人。

羅利麗

縫花邊的女工。

釀萊

女裁縫。

披黑肩巾的女人

跛足婦

擦粉的肥婦

妮儂

賣菜婦人

羅伯斯比爾的編織婦人

里昂代表

戴紅帽的國民

戴黑小帽的國民

拿書的國民

戴假髮的國民

裁判所的庭丁

獄卒

尖鼻子的青年

國民，兵士，劊子手及其他多人。

地 點

法國巴黎。

時 間

一七九四年夏季。

第一幕

（瑪麗的房間。破爛了的大幅錦緞門簾。剝落了の牆壁。金色的家具。燭臺裏燃着洋燭。埃羅瑪麗加米坐在脾桌旁。魯易絲與呂西另坐在一邊。丹東立在窗前，身子隱在窗簾後，看不見。）

魯易絲 我害怕巴黎。在巴黎是這樣地窄，這樣地闊。我來到這裏的時候，我的心常常發痛。

呂西 在色佛爾好嗎？

魯易絲 是的，我們那裏很好。我們有小花園，有菜園。我丈夫送給我四隻小母雞，一隻小雞。我不買生菜，不買紅蘿蔔，不買四季豆——我們自己全都有。我們常常在公園裏散步。（四顧低聲說）在我們那裏聽說晚上公園裏有很多人聽見馬蹄聲和號角。

聲——還有人看見國王的鬼魂。

呂西 低聲說！

埃羅 （拍紙牌）我的舌頭用得壞到了這樣的程度，連愛字也不能說了。我想說：「我愛，」我的舌頭卻說「死。」這可詛咒的舌頭，昨天我遇見一個可愛的女孩子，然而不管我怎樣努力，我卻忍不住叫她做「寡婦。」

瑪麗 她怎麼回答呢？

埃羅 在她，這倒是沒有關係的。

加米 誰把斷頭機叫做「寡婦」呢？

埃羅 街上的頑皮小孩。

加米 呂西，你為什麼不做聲？你覺得悶嗎？

呂西 不，親愛的。

埃羅 這就是革命帶來的一個結果。我們都不覺得悶。……是，如今在巴黎，我們這裏不

會有人覺得悶的。

瑪麗（向埃羅說）我贏了你的國王。

加米 呂西，再唱一個歌罷！

呂西 你願意聽嗎？

加米 我真願意每天每夜都聽你唱歌。（起身把豎琴送到她的面前）你唱歌的時候，我便相信不久，不久全個土地，全個被解放了的，勝利的人類都要唱歌了。我那時候真相信的。

呂西 好。（拿着豎琴較音。）

埃羅 加米老是在說音樂，說人類，因為他是新聞記者。我輕視人們。人類是一羣野獸。

人撫摩牠的毛的時候，牠就只能夠叫號。瑪麗，你願意把今天晚上拿來賭輸贏嗎？

瑪麗（微笑）好，我把今天晚上押在黑尖桃的女王上面。

加米（向埃羅）你又拿什麼來押注呢？

埃羅 隨瑪麗喜歡。十萬法郎，或者我的頭顱，都是一樣……瑪麗，你的女王輸了。
瑪麗 輸了，輸的又不是錢。

(呂西開始唱歌。衆人靜聽着。加米立着，一手放在火爐上，一手撫着頭髮。費里波入。)
費里波 晚安！

埃羅 哈，費里波！坐下！你有錢嗎？

費里波 (四顧) 你們在這裏唱歌取樂。

加米 有什麼事？難道國境上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嗎？

費里波 不，不，一切都是很好的。

埃羅 似乎他又和羅伯斯比爾而對面地遇見了，他的消化作用馬上變壞了。

費里波 今天又落了二十個頭顱。

埃羅 難道下雨也不會妨礙你看清楚牠們是怎樣落下來了嗎？

費里波 不，已經夠了；你懂得嗎？——夠了！

呂西 殺的是誰？

加米 埃伯爾派。

費里波 只因爲他們是無神論者，人家就把他們送到斷頭機上去。

埃羅 呵！

費里波 羅伯斯比爾，聖芮斯特和古東太神經過敏了。

埃羅 這只是，他們在打掃廚房。在革命的時候廚房裏堆積了不少的垃圾。你們想像看

羅伯斯比爾拿着廚刀，聖芮斯特帶着刷子，古東提着一桶熱水。法國會光亮得像銅鍋一般。

加米 是，是，或者像斷頭機的大刀一般。

費里波 今天我知道危險是到我們的頭上來了。危險是比較我所想像的還來得更近。加米（用拳擊火爐架）然而要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離開這血海呢？羅伯斯比爾？

把人頭當作球來玩。我們應該建立真正的共和國。普遍的大赦的法令是和空氣一

般地必需的。如今一切人權都被鎖在羅伯斯比爾的櫃子裏去了。

埃羅 喂，老朋友，第一，各人都應該依照他自己的意思生活，他願意怎樣，就怎樣。如果我得勢的時候，我最先就要砍掉羅伯斯比爾的頭。

加米 我不贊成。我把美看得比什麼都要緊。國家機構應該是舒適的，美麗的衣服才行。無論什麼都不應妨害動的自由。每個欲望，筋肉的每個運動，生命的每個躍動都應該自由地實現。然而別人把瘋子穿的襯衫穿在我們的身上，這件襯衫染滿了血跡，現在血跡乾了，成了粗糙不堪。我不贊成！我願意我們的髮髻中插着薔薇花，我要起泡沫的酒杯，我要運動會，我要酒宴的歡樂。法國實在是美麗的。我願看見她像太占的神那樣的光輝。（轉身向着窗戶）丹東，你應該在國約議會裏喚起風暴來。

費里波 丹東在這裏嗎？

埃羅 丹東，努力把法國再放在你的兩肩上，把她帶開，離開這陰溝更遠一點。

加米 你應該再開始鬥爭。民衆是站在你這一面的。如果你延遲，——我們都會滅亡了。

丹東

（從窗簾後走出）我應該怎麼呢？丹東，你應該。丹東，到國約議會裏去吼罷！丹東，用你的兩肩擔起法國的車子罷。還叫我做什麼呢？難道要我像一萬隻獅子那樣地叫吼嗎？呵，縱使我再寫好一千道命令，再砍掉十萬顆人頭——太陽依舊會從東方出來，向西方落下去。（坐在魯易絲身旁）你的嘴脣抖起來了。是，是我的孩子。甚至我送了你四隻小雞，一隻公雞，我依然是丹東，那個食人肉者，那個人常常用來嚇小孩的鬼怪。這裏——他們叫我：丹東，你在那小女人胸上陶醉得太久了，——現在來，來震撼法國罷（起立）我們在這裏所爭論的，嘆息的，指手畫腳地說的一切都是空話——革命有牠自己的法則。需要的時候，牠把我們擁到浪花頂上；過後牠又會把我們拋到深淵底去（俯身，吻魯易絲）在這一對眼睛裏又另有一種法則。

魯易絲

我們回家去罷。

丹東

（迷惑貌）是，是，我們回家罷。

加米

中途停頓不過表示靈魂的卑小。我們早就不應該開始鬥爭。